

LINLIN DE HESHUI

粼粼的河水

· 齐 明 丁家桐著



翻翻的河水

齐明 丁家桐著

江苏文艺出版社

內 容 介 紹

本书共有七篇短篇小说。“同志和亲人”叙述一个早年参加红军现为县委书记的老同志，回到学校学习时，巧遇他失散了二十年的女儿的故事；“潺潺的河水”描绘了一个青年邮递员在老年邮递员的认真负责精神影响下，转变了思想的过程；“第一课”描写蔬菜合作社的女社员被请到中学讲课的情形；“在前塘乡的一夜”刻画了一个乡村干部的形象；这熟悉情况，精力旺盛，以身作则带头干。其余各篇，都从不同角度反映了人民的精神面貌。

潺 潺 的 河 水

齐 朗 丁家桐 著

*

江苏省书刊出版业营业登记证出〇〇四号

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

南京湖南路十一号

江苏省新华书店发行 江苏新华印刷厂印刷

*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2 3/8 字数 46,000

一九六〇年三月第一版 一九六〇年三月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数 1—5,000

目 录

- 一 党族.....丁家桐 (1)
- 二 銀子和杏子.....丁家桐 (10)
- 三 同志和亲人.....丁家桐 (19)
- 四 重逢.....丁家桐 (28)
- 五 在前塘乡的一夜.....齐 明 (34)
- 六 第一課.....齐 明 (47)
- 七 鄰鄰的河水.....齐 明 (59)

党 旗

市委召开的新党员入党宣誓大会在严肃静穆的气氛中进行了两个小时，休息的时候，人们向门外涌去。

已经有五十多岁的老教授李名还坐在座位上没有动，他似乎仍处在刚才宣誓时的激动情绪中。在对着党旗宣誓的那会儿，他把往事一下子全都想起来了，他想起了自己几十年来所走过的道路，心头突然涌出千言万语，他想把这一切都对党说说。现在，当会场中人潮散去的时候，他不自禁地又向挂着党旗和领袖象的主席台走去。

老教授走近主席台前，才发现在党旗前面已站着一个人，他穿了一身洗得发白了的旧军装，上身微微向前倾，眼睛凝视着台上的党旗站立在那里，老教授偶尔回头注视了一下这个人的脸，立刻就被他那蒙着一层薄薄的泪水、流露着无限激情的眼睛吸引住了，他是那么专心一致地看着那面党旗；半天了，一动也不动。他在想些什么呢？从他两鬓花白的头发看来，他的年龄也不小了。李名真想知道他是怎样一个人，他怎么会对党有着这么深沉的感情。

也许是发觉了身后有人，他猛地转回身来，看见了老教授，立刻欣喜地伸出手，在握手时，老教授又发现他握到的是

一只左手，那个人的右袖是空的，原来他失去了右臂。

沒等老教授開口詢問，那人已開口連連說：“祝賀你，祝賀你參加了我們的黨。”從這句話里，教授知道他也是一個黨員，於是，他覺得更親切了，正想拉他坐下好好談談。這時，學院黨總支的關書記走過來了。關書記老遠叫着教授的名字：“李名同志，李名同志……”但當他發現教授旁邊的人時，立刻奔跑起來，到面前時，他和那人象多年老朋友一樣親切地握着手，一面回頭問：“原來你們倆認識。”

“不！我們剛才認識，連他的名字我還未請教呢！”老教授剛想把相識的經過和關書記談談，繼續開會的鈴聲響了，大家只好仍回原位。但一直到散會時，老教授都沒忘掉剛剛認識的這位同志，那凝視着黨旗的神情，深深地印在他的腦子里。散會後，他忍不住把這件事對關書記說了出來，關書記听了，微微笑着，對教授說：“他叫黃山，我和他是老戰友了，你要知道關於他的事情么？有空時我可以好好給你談談。”

休假日的早上，老教授如約去找關書記，他倆沿着山路向山巔走去。巍峨挺秀的山巒、蔥蘢茂密的樹林，在柔和的陽光映照下，顯得年輕而柔和起來。

話是從黨旗開始的。

“我們每個黨員都愛自己的黨，也都愛自己的黨旗。不過各個人的生活道路不同，通過自己的生活道路，每個黨員對黨有着具體的、而不是抽象的感情。了解了這一點，就能懂得，黃山為什麼站在黨旗前那麼久……”

關書記看了看老教授，開始講他那天答應老教授所要知

道

“十几年前，1940年的冬天。

“那时候，我在连队当指导员，黄山是这连队里的战士。我到那个连队不久，对那个连队的情况不十分熟悉，战士们的情況，我也不十分清楚。所以，黄山在我脑子里的印象也很淡薄。黄山引起我注意的，是我在仔细的察看战士名册的时候，发现其中年龄最大的是黄山，已40多岁了。我还记得，当时我问连长，黄山这个战士怎样，他笑着說黄山是刮了胡子、隐瞒了年龄到队伍里来的。到队伍一年多了，人很老实，战斗中的表现也还勇敢。不过这样一个普普通通的战士，这样一个从贫苦农民家庭出身，为了抗日、为了保家，带着纯朴的农民意识，来到我们的队伍的战士，我见得多了，因而当时并没有引起我的特别注意。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发生了。你知道，这是件多么使人愤怒和沉痛的事啊！我们团被阻截在一个狭窄的山谷里，整整苦战了四天四夜。尽管环境是那么艰难，可是士气仍然是旺盛的。那时候，天又落雨，战士们都淋得透湿。敌人扼守着山巅，我们完全处于被动、不利的地位。伤亡继续增多，眼看部队要突围的可能是不大了，团部决定化整为零，尽可能的保存实力，逃出敌人的魔掌。

“我們一道逃出的共有九個人；團政委、我和七個戰士，其中有一個就是黃山。白天，我們隱藏在亂草中間；夜晚，我們才繼續行進。即使在黑夜，我們也不敢走大路，總是在深山野溝里繞着路走。山溝里滿是有刺的草木和尖石頭，我們的手、

腿都被划得血迹斑斑。不下雨还好，下起雨来，山沟里路滑，很容易跌跤，如果山的坡度不大还好，滚几滚爬起来再走。如果是走在悬崖绝壁上，跌一跤，管叫你粉身碎骨。

“团政委是一个冷静而沉着的人，平时不轻易发表自己的意见，那时却多起话来。当我们坐下来休息的时候，他常常为我们讲些什么。从那时起，黄山给了我比较深刻的印象。当团政委讲到蒋介石怎样背信弃义、背叛人民的时候，我就看到他脸上那种坚决和刚毅的神情。他不大说话，但常常看到他眼睛里闪烁着仇恨的火花。我们九个人，有八个是党员，就黄山不是。在这个时刻，我对黄山的观察特别细致了些。当时，我觉得他是个可以信赖的人。

“第三天晚上，来到了一座大山，我们对这儿的路途并不熟。翻过了一道山，又是一道山，山梁梁、山凹凹，又崎岖、又潮湿。这一夜，连滚带爬，差不多只走了十几里路。一个个累得实在不象样子，看看天又要大亮了，便找了个密些的草丛停了下来。

“那地方的山不象现在的山。你看，这里的山满是绿得耀眼的茂密的树林，看在眼里多么舒服。可是，那儿的山光秃秃的，是一片狰狞险恶的荒山。

“到了太阳上来的時候，看看周围没有什么动静，估计在这荒山野谷，敌人不会来，大家坐在一起，闲聊开了。现在我已记不清是怎样谈起来的，后来，又为什么谈到了敌人怎么对待被俘的共产党员的问题上。那时候，敌人抓住我们的人，首先拷问是不是党员，如果是，敌人对付得会更加厉害些。无疑的，

對我們黨員的考驗，会比非黨羣衆严酷得多，黨員的肩_上，有着更为沉重的責任。当然，当时我們是有信心越过敌人的封鎖，到达安全地区的。但是，說实話，当时我們也考慮到了一旦被敌人逮捕了以后的問題。我們大家都談到如果不幸被俘的时候，我們要堅持共產黨員的气节。接着，大家都談到自己參加党的經過，談到党，显然倍增了斗争的力量。

“我們是坐在草地上談的，我就在黃山的对面。黃山的头老是低着，低垂着眼皮，面_孔发紅。自始至終，他沒有說一句話。后来，团政委又講了一个叛徒的故事。这个叛徒原来是个黨員，在上海做地下工作时，被敌人逮捕了，經不起折磨，結果断送了十几个同志的生命。大家听了都非常憤慨，罵这个叛徒。这时黃山依然沒有講話。当时，我心里想：他在想些什么呢？是不是害怕被敌人抓去？是不是想到自己家里的人而难过？我现在真觉得这些想法很可笑，不过，我当时确实有过这样一些可笑的估計。当大家明确地談出了对叛徒的看法，而他仍不开口时，我真有点怀疑他是胆怯了。

“大家越談越激动了。有个叫小刘的战士，才19岁，是个好样儿的黨員，他激昂地对团政委說：‘政委，你放心，我过去有勇气参加共产党，今天就有勇气和敌人拼！’他又說：‘如果这个时候对党不起，过去我就不会参加共产党。’小刘的話是我們当时所有黨員的心里話，大家的劲头越来越足了。可是，就在小刘說这些話时，我看见黃山的臉刷地变白了。

“他掀起了半边身子，向前挪了挪，我现在还清楚地記得他那双放射着光亮的眼睛。他向政委說：‘我要求现在参加共

产党！’他的声音是異乎寻常的沉重和坚毅，我們大家都吃惊了。

“当时，我們八个人組織了一个支部，政委是支部書記。政委看了黄山半天，紧紧地握住他的手說：‘好同志，我們信任你，別性急。等到了目的地，我們就研究你的入党問題。’听政委这么說，黄山更急了，那副性急的样子，简单不象个40多岁的中年人。他說：‘不！我一定要在敌人的包围圈里入党。’我們都沉默了。接受一个新黨員入党怎么能这么简单呢？这是很难办的事情。后来政委向他說明这里組織不健全，而且党支部沒有时间来研究，因为接受一个黨員是要經過慎重的研究的。政委看黄山仍然很难过，显然是为了宽慰他，就告訴他这里沒有党旗、沒有領袖象……即使批准了，也不能举行仪式，听了这些，黄山不开口了。

“我們当时所以不同意他入党的理由主要的还在于：我們吸收一个黨員不能那么馬虎，特別在那个时候。那时，我們随时有被俘的可能。敌人抓住我們的黨員，常常威胁我們党的一些不純分子，来造謠破坏，污蔑我們的党，妄图降低我們党在羣众中的威信。在那种情况下面，对于沒有經過严格考察的人，我們怎么能貿然吸收他入党呢？

“就在这天晚上，我們遭遇到一股敌人。

“我們是沿着山上的小道走的。在轉弯的时候，突然看見了前面的手电筒光亮。我們想躲避已来不及了，看清楚是三个敌人。这三个人一看见我們人多，轉身就跑。这里虽然是曠野，可是离县城并不远，如果讓他們跑了，明天敌人的搜索

部队就会来，我们准跑不了。但是我们又不好打枪，怕惊动邻近的敌人。于是，当敌人还没有来得及端枪回身向我们瞄准的时候，我们就一齐上去，揪住他们，夺下了他们的枪，卡住了他们的喉咙，有两个就这么被我们卡死了。但我们当时都很慌乱，结果，让一个敌人跑掉了。

“那山是很陡峭的。

“敌人沿着山路逃跑了。山路是盘着的，我们俯身一看，窜掉的那个敌人就在我们的脚下，不过，隔着约有三四丈高的削壁。怎么办呢？沿着路追吧，路认不清，认清了，等跑到那里，敌人也早跑了；打枪吧，怕惊动敌人。眼睁睁敌人要跑掉了，眼睁睁我们就有全部被俘的危险。就在这时候，忽然有一个人，从三四丈高的悬崖上纵身跳了下去。

“这人就是黄山。敌人差不多被这头上飞下来的新四军吓昏了，等他还未来得及抵抗的时候，小刘也跳下去了。一前一后，活活地卡死了这个敌人。

“我们处理了三个敌人的尸体以后，架扶了黄山和小刘，急行了五十多里，又到了一座山头时，天已大亮了。

“小刘年纪轻，跳下去的时候，靠了武器的帮助，所以仅仅有些轻伤。黄山年纪大了，又是侧着身子跳下去的，右臂跌断了，血流不止。

“当时我们没有药品，也没有纱布。大家从棉衣里掏出些棉花，我拿出一块方方的包衣服的黄布给他包扎着。到天亮时，我们一看，他脸上已没有血色，包在他脖子上的那块黄布已经是鲜红的了。

“一路上，我們架扶着他，他沒有哼一聲，我只聽到他異乎尋常的急迫的氣息，和牙齒格格作響，顯然他在忍受着異常巨大的痛楚。

“天亮，我們隱藏下來時，團政委提出吸收黃山入党。八個黨員都舉起了手。

“黃山蘇醒了，看到我們舉着的八只手，他落了眼淚。

“由於當時沒有條件，團政委建議以後再補行入党儀式，當我們把這意見告訴黃山時，黃山卻象個孩子一樣固執地要求馬上舉行儀式。但沒有黨旗怎麼辦呢？他沉思了一會兒，突然低頭看見了包在膀子上被血染紅了的布，毅然地把它解了下來，要把它來代替黨旗，大家都同意了。”

關書記說到这里停下來，從口袋里掏出一個用藍綢子包着的小包來。他輕輕地打開了綢包，攤開了一幅暗紅色的布。

“按道理說，這是不合規格的黨旗。黨旗應該是長方的，可是它是方的。黨旗應該是深紅色的，可是它是暗紅的，而且顏色也不勻。但是，那時候，沒有誰考究這個。政委用黃土在左上角畫了鐮刀和斧頭，由我高高地舉着。黃山就在這幅黨旗面前，舉起了右手，不，是左手……”

看着這面黨旗，老教授的腦海里浮現了黃山那昂着的空衣袖管，浮現了他凝視着黨旗時嚴肅的表情，浮現了他舉起左手宣誓的圖景。

“送給你吧，作為祝賀你入黨的禮物。”關書記雙手捧着這面“黨旗”，對老教授說：“這里面凝結着一個黨員對黨的愛，凝結着千千萬萬個黨員對黨的感情。在戰爭烽火年代，我帶着

它。当我的意志稍有消沉的时候，它給我以无限斗争的力量，在艰苦的斗争时代，它放射着灿烂的光霞。看看它，想想自己，会有很多好处。”

接过这面由共产党员的血所染紅了的“党旗”时，老教授轻轻地拂拭了凝結在睫毛上的泪珠。

銀子和杏子

大隊書記是個熱情的人。他向我介紹江村生產隊情況，介紹得那麼細緻，就象是個誨人不倦的教師在仔細地跟孩子講解該如何完成課業。他談到那個隊的幹部、食堂、糧食……甚至還談起了幹部們的脾氣。

一連下了兩天雨，屋檐口的的答答的，雨雖不大，不撐傘還是不行。天漸漸黑下來了，從大隊到江村有五里路，然而，大隊書記的那種熱情使我忘記了別的，還是他提醒了我：

“老丁，該走啦！天黑路不熟的，当心路上滑啊！”

我背起背包，撐好傘。大隊書記把我送到了門口。忽然，他想起了什麼似的，喊住了我：

“老丁，江村還有個會計，挺能干的，是個剛提拔的生產能手。你去搞‘三包’，和他打交道的機會多啦。”他又交代說：“他們隊辦公室里有張床，很大，現在只他一個人睡，你去了便跟他睡好啦！”

“他叫什麼？”

“叫——張錦陽。弓長張，錦綉的錦，太陽的陽，……”

天很黑了，遠處已是模糊一片，雨星子到處亂飛，看來路很不好走。我沒有仔細听他再說什麼，就匆匆地上了路。

到江村，天已大黑。电筒一照，渾身都是水和泥。生产队办公室里的灯剔得很亮。

办公室里有一个广播喇叭，县广播站播送着越剧。屋东边有一间套房，门开着，里面的确有张大床。我把行李往大床上一放，走到办公室来。办公室中间有个木柴炭火盆，火烧得正旺，七八个青年男女围着火盆坐着，在说笑。队长和会计到公社开会，还没回来。

我挤在他们中间，拷起衣袖和裤脚。我来，他们起先有些拘束，没说上三句，便混熟了。男青年们又是尽情地說些戏話，女青年们又是放肆地笑。

我从苏北来，苏南話里許多字音听不那么清楚。干部們和我講話还好，青年們之間一談起閑来，就象大大小小的珠子在耳朵边直滚，辨不出音。看得出来，談話的中心是坐在我对面的那个穿枣紅褂子的姑娘。她圓圓的脸，脸紅得象个苹果，头发短短的，結个粉紅色的蝴蝶結，笑起来，眼睛一条綫，长得虽不十分俊，可使人觉得她朴素、健康、开朗。大家叫她銀子。

“女的到底少不了男人，你看，”一个男青年抓住我，笑着，指着銀子說：“今朝才腊月二十，別村的人还没回来，她就回来找男人啦！”

我弄不清楚是怎么回事，只好跟着笑笑。

銀子的脸一下子別得通紅，她气急地說：“在水庫上，我們干得快。大队曾經宣布过，誰先完成土方任务，誰先回来过年，我們小队起早带晚的干，提前四天完成了，大队长說我們是最先完成的，把一面大紅旗插在我們的地段里，叫我們先回来。

可你們……”銀子擡起了嘴。

女青年們有的悶聲不响，有的給銀子爭辯。办公室里嘵嘵成一片。

年輕人在一塊兒的乐劲感染了我。炭火盆的火熱烘烘的，熏得屋里弥漫薄薄的霧气。笑声从沒有停过，此起彼伏，使人忘記了这还是一个严寒的冬天的雨夜。

突然，有一个青年站起来說：“杏子回来了！”我回头一看，門口黑洞洞的，什么人也沒有。再回头望望，大家都望着銀子。看来，銀子那样激动，两眼凝凝望着門外，手上拨火的柴枝烧着了，冒着火焰。过了一歇，她才意識到自己被騙了，哼了一口，把树枝狠狠向火里一丢，火，立刻裹住了整个的树枝。青年們，不管是男的女的，象开了閘門一样，迸发出震动屋宇的笑声。

我問問坐在左边的一个瘦条条的青年，才知道杏子是銀子的丈夫，結婚还不到三个月，銀子就报名到水庫上去做民工，算起来，有一个多月沒跟杏子会面了。

生产队长和會計在很晚的时候才回来。队长一进来，拦住了要出門的青年人：“別走，有任务。”

生产队长董老六是个中年汉子，很严肃，难得有笑脸。据大队介紹，他做事很有魄力，工作挺認真。會計則是个漂亮的小伙子。队长把青年們留住，說明了这么一桩任务：铁路延綫为了爭取春节前完成，正在加紧施工，社里分配江村增添六个劳力强的民工，在明天起程去报到。

今天是腊月二十，沒几天便过春节。队长講了以后，銀子

搶先報名說：“讓我去。”……

“我去！”“我去！”男青年們也都搶着報名。

“怎么，你真回來啦！”隊長看着銀子，對我說：“老丁，這是我們隊的團支書，一面旗。人家在水庫上提前完成任务回來，現在倒又要求到鉄路上去了。我真再叫她去，人家要講我賞罰不明啦！”他轉過頭來對男青年說：“人家雖說是個婦女，這股決心，可比你們小伙子強啊！”

隊長看看會計。我想起了大隊書記的介紹，他叫張錦陽，弓長張，錦綉的錦，太陽的陽。隊長象是征求他的意見，他沒有說，只笑笑。青年們陸續的走了，隊長和會計低聲地研究了一会，銀子在旁邊叭咕着什麼。後來，張錦陽開了一份名單，他們問我有什么意見。名單是這樣開的：

去鉄路復國名單（第三批）

賀老七

李元才

趙元美

賀天庆

賀天福

李桂芬（女）

共計6人

我一看到銀子，心里覺得這是公平的。推說不了解情況，很難發表意見。隊長問我李桂芬行不行，我又不認識李桂芬，心里想，現在女的嘛，又不比過去，怎么不行呢？于是點了點頭：“行。”這時，隊長家孩子來喊，說最小的病了，他就趕緊走了。